

珂雪齋近集

荆雪齋近集卷之七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 著

傳心篇叙

心者何卽唐虞相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卽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卽人心皆道心則脩也悟到卽脩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于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奉而歸之于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

也世間高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
通不借外之見聞而朱子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
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瀟灑不必過爲把持而程正
叔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攣莫甚焉世間之大
知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人哉宜其厭之
而趨禪也然以此槩諸儒焉則過矣周茂叔程明道
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路未易可測也朱晚亦入
悟國朝白沙陽明皆爲妙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
踪絕跡兒孫數傳盡翻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
之大寶藏揭諸日月矣閑日裒爲一集使欲悟堯舜

之道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于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叙

子瞻與介甫同游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子瞻
卽朗吟曰巧匠鑿山骨介甫不能續乃曰且趁天色
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時同游二客背
語曰荆公困人伎倆今日頓盡予謂子瞻亦機鋒偶
觸令齒牙間得利耳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
能保其後如何也集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
筒以冀一遇要令官商合調如出一手卽子瞻猶難
之況介甫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卽與予作忘形友應

試入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墀上譚或至
達旦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戟手
卽隱隱有譚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娓娓數百車遂
無一字重者蓋予退而心服玄度之慧也凡慧則流
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
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
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
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
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洒然而成趣其可寶爲何
如者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初聆其譚久之讀其文

如其譚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觀其滑稽漫
戲之詞溢于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橫生今年復
出閩情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子瞻王介甫所
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而知玄度不盡乎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
然分于襍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
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
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插漉葛之美而
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

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伯子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已。予始歎世固無耦者，伯子每遇名勝，卽欲移家居焉。已而遍游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選子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履所至，常淹留歲。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數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不果。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迺鴈之上所至，爲詩以紀之。模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子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

不當以鴈行請也近日從衡岳歸來客居花源寄予
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愧游履之隘揮灑之拙
而且幸會之世有其人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之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
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
訶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默不應乃取中郎詩
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筵間以示諸詞客
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
晚于是天根大笑曰此卽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

肖唐者也公等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
中郎病而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
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箕
叢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豈直
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
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且也煙霞成癖丘壑栖神
所謂文人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若
夫學舉子業神理色澤貞幹異藻交映互發而屢上
不收真不能無疑于造物雖然世豈有才如天根而
長貧賤者乎遇合固自有時卽得失亦無足爲天根

重輟獨中郎之所以自適與世之所不能知中郎者
別有出于詩文之外予稍稍得領其緒俟天根了此
一局後相與商確究竟夫天根豈汨汨世榮以老者
哉予靜居堆藍山中引領望之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
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亦漸
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柳則謀
生之意少灰乃如心隨境變可用吾幹旋之法是以
修行之人常處迺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

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日之爲癖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閱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燄之時而一歇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爲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頌廣其傳以救眾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鳧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忤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

而當時惡之者有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
僅得生還訊所以得禍之故都不可解豈亦命數適
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
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忤害處大約與子瞻
等也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
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
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
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
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
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

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
隨意游戲楮墨間皆若龍一甲而鳳一毛往往秘藏
于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
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噴
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溫然惟恐傷之
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卽
抽揚不容自己如予之粗疎尚憐而以國士遇之況
道甫乎昔子瞻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
輩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知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
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

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脩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斬黃徒荆屯田于邑之長安里至曾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盜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盜報讐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于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子左溪公以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糶直擇其賡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

二千石金千兩以餓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于大人
七澤公生有老奴竊嘆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
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于
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
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
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
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
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
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彗冠已有集自
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耽賞適文酒之會夜以

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薙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自黃河而返還荆門舍于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

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
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
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
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
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
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
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動
已丑焦公竑首制科翟公汝稷官京師先生蔬之問
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
性之說啓公公乃遍閱大慧中峰諸錄得叅求之法

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復譚長生事
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
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
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龍與大慧論格物處有
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卽躍然曰不必
言相與大笑而罷正是如復讀孔孟諸書乃云至寶
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
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旣報命旋卽乞歸七八年間
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
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

學乃于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譚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托宿益泯解爲修同學者輻枉之過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施設決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逕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

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
立中外每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于室體經病後遂
不堪勞自丁酉充東宮講官鷄鳴而入寒暑不輟
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始甚
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憊極而卒先生爲人廉甚生
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于有司讀
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
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
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期爲汲引竟不發面
急還其人時予偶見問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爲何

如人也生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歛金成之檢囊中僅得數金及妻帑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乎怨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興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交游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澗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

若干卷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
竟無子以予子祈年爲嗣蓋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
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
死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迂道登隴哭之爲
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視學政因諸生
之請祠于學官卒如其素志云

中道曰先生平粹縝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酉戊戌
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嘆曰石尚書其
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口禍在是矣已而皆
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

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畧惜哉先生書法道媚而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嘆

梅大中丞傳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文善騎射旣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錕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

間歌鍾酒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
坐樓緩分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
射平原酒後耳熱相與爲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歌
酒肆布衣楚製出入市廛摩杪鍾鼎賞評書畫大鼻
長髯有若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
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
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
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謂其言崇其
禮皆畏悅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
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

值之大駭以爲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久爲御史壬辰春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呼拜呼承恩土文秀等忿巡撫黨馨裁制叛卒射起殺之遂據城掠堡反督臣魏學會以變聞朝廷肝食公上封事大畧言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勾虜入犯禍且不細爲今計者惟擇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栢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卒愬且世受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不宜作虎進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倡厥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

惟退閑宿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
家丁武勇可任雖寧夏哮承恩父子號爲勇健而不
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
有拒虎進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喫矣李氏父子卽
爲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常防之于遼東握兵之時
而不當防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
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
信之之日反爲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
哮拜下矣謂成梁爲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爲濟
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則

勿疑上而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入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脇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據

以爲功困之而致其遁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息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爲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古如王剪樂羊或請田宅而復行或借機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況未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方可虚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廁臺班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

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心
重任但憑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爲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
宜付之魏學會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卽
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卽返
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
臣之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卽
知此賊非魏學會等所能定今見此舉動又知非此
時紛紛者之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一人耳

惟墜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而使
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
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
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
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
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
旗登之城南虜聞公至乃索見公百陳歸順公許之
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鎧耀日城上皆
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
安閑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

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虜耳。延至初秋，達虜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鄉導，餽虜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皆虜令虜來取虜，以故樂爲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鞏州。處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副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

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
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
有招安詔爲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
民故皆爲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
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
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
以重陽悉入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
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
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楨等上南城公
繼至時餘將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

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卽予紀錄而仍縱其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照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爲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已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

廉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哮氏父子強其中可聞也乃覓居民與哮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哮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哮見之果戟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劄付入城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哮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地哮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

迎王師公念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旣誅餘可寬貸各賊家下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爲有力健兒哮氏父子卽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靈實竒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哮氏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哮氏及家下等輩卒爭功恣意劫奪賊賄悉被抄掠居民蕭然一空公殊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蔭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

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溪勒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山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虜諜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乃嘆詫公機用之神也諸游客走塞上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歛戍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子率不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爲浚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片云虜中

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首扯首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虜不敢欺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泣酋王稱之爲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田旣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愠之

色毀譽常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見暇整綜理綿
密筆硯皆有方畧口無臧否忽出一言其人立見飲
嗟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
誦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竒氣不多作尺牘
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
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
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
公之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答以
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有日
中之市焉雖無竒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

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栢婆娑
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
餘人晉陽巷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
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
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後邀予至雲中
晤言予少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
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真才子
也常于水磨河冥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自謂
數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
騎圍繞筇管清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鷄叫抵暮而歸

燈火爍天居民摩肩以視大畧如子瞻遊西湖從湧
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
諸人調笑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
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卧令兩婢搥背便過一日真
可爲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
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
盡始安居公未搗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
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
于朋友聚譚時殺或于無義語上殺皆殺機也若是
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于是深研悟理予自雲

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
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爲孝廉時時大冢宰
王公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
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
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
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
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見女姻也王公卽托劉
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
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

公對賓寮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
王公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
近三十年耄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卽成進士爲
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
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
子不殺之報也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
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煥外冷
辛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叅其神契者

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真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祿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遺

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
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于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
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
客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叅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
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逆乳
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耐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
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侄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
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
之楊定兄聚閉門下棹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
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

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杼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追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于梳櫛。遂去。

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旣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
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
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
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
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
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
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
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
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
逮公初公痲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

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夙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
逮者至即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
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卧
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
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
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必俱死耳終不令先生
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蹟尼
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
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待者掖而入卧于
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且

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咲其崛強獄竟無所宜
謂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獄舍中作詩讀
書自如一日呼侍者確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
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
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
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
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
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
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
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

南京是爲藏書蓋公于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于古人
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
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旣恃僥喪人之國而世之
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
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
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
制君子故徃徃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
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氣
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
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

于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譁咲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

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大多者

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
後脾胃復而無病九竅之筵鷄豚羊魚相繼而進至
于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
謂公之書謂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
不可無一不可有存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
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竊公之所以罹
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
本絕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畧謂天下事決非好
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
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

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于花月兒女
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稚少可
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
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稿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
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亾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
爲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洩沱而不
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
往而不伸排榻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
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唼鸞
翻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啣刀若虛者

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理照澗俗若就囹圄意
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
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會亢入謙而公
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
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公之于
溫陵也學之否子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
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
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
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
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

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
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
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
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旣
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遂名
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鬻
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
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
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旣已髡髮仍冠進
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麝糞自

其口出者也

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于農家稍長知
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枝害自爲諸生
名已隆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于南宮爲長洲令
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格繫初若無奇
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
諸縉紳居間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
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
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

歡然以去其于寒士尤加嗟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大游客公不爲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卽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徒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來無翁翁燕公直以純真爲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游若兄弟行則並與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

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卽
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卽吳令有所平反
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
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
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
叙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病去吳公如
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
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
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
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

心思營悴頭鬚爲白幸不遭禡逐承乏廷尉廷尉事
省吾素有述作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
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爲詩文詩多信心爲之或傷率
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
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于崇國寺葡桃林內結社論
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客騎款段馬革帶
閣馬髀上搜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鷄鴻上觀者
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于蜀後
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于蜀得年僅五十
公之氣量不驚不怒是宜大用卽不獲大用亦必長

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爲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賻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行于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咲語良以獨杼機軸可驚可愛與可咲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咲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咲覺彼胃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
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咲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咲者專以套語爲不痛不癢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

俗人因無可檢點反以加于真正文人之上及至百
年後人心既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弁其
可咲者亦任之不復加刺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
之詩者無關聲咲有若嚼札更無一篇存于世矣以
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中有清新光燄之語獨出不
同于衆而爲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
也若唐之王摩詰可咲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
子美尤多雖可咲亦自有韻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
黃魚之語是也險譁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
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于俚語者無損也

稍爲汰之精光出矣

潘去華尚寶傳

潘去華名士藻徽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爲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爲御史抗疏謫爲廣東幕官徘徊卽署間後官尚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瞽飲食起居必親時于母前跳躍如小兒狀每晚至母房坐卧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寘以爲常人比之弄雛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于善惡徵應其言隱隱獲福害人自害之事有味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寶時署申無

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
客馬上思之不論閒忙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卽
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疲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
都忘其老公愷悌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十
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契晚交伯修中
卽及于有人問中卽于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
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湏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病
一切驕矜之色從此宥生可不慎哉尤有人倫之鑒
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
卽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枯弄筆硯且自蘊而藏之

見定身開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仙有乩仙怪
公家與問達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飛鳳翥之
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仙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
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仙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
天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真誥云又言前世下土
之文人才子多爲仙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媿媿
可聽後愚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森范
而專心性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于易然
公修幹骨立自如炬光開口見舌瀟然自得大有仙
人之致若其忠孝大節無媿古之真君子其卒也寘

身于丹臺紫府豈異事哉白樂天謫江州作廬山草
堂著飛雲屐鍊服食藥幾成而鼎敗古今之慧人欲
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有好之者或云此自胎骨帶
得亦一種清勝卓絕之習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晚年
大悟禪理而公亦深于易乃知向之所慕直寄耳追
思伯修居從官時聚名士大夫論學于崇國寺之葡
桃林下公其一也當入社日輪一人具伊蒲之食至
則聚譚或遊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
見或靜坐禪榻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不逾年伯修
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年予以計偕至過

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大兄在
否之狀屢如雨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第痛
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故
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不
常又不覺淚涔涔下也公卒于秣陵母尚在公甚孝
其死而不瞑目者或以此夫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
已入梓否北至南都當從其子覓之公卒之次年中
郎與予祠伯修與公于柳浪又數年予略爲之傳

趙大司馬傳畧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灾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

天子憂匱乏言利者以鑛稅啓之乃以內侍充鑛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使爲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爲陳奉市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鏡土人皆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瓜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于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慮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翅魚瓘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苦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姪奴妻據爲婦

所起采倡爲鬻婢所之皆曰千歲國太與民間愕咲
云黃門善姪耶蒼頭廬兒鞭撻郵吏賈者死每至郡
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喚其靴
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役籍中或
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寘名字甚多又于諸
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
人朝爲傭屠夕卽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閭
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
卽告之奉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
至鷄豚蔬菓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資雄者稅官卽

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冢墓地生金可採當如旨掘伐富民懼傾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硯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罪耻者藉其讐家奢數獻奉奉遣人逮之將藉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姪民子女甚有汚儒生妻而粹儒生幾灰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帥侯即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弄奉大喜寢有他

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
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
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
岸居民皆拊掌大咲爲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侄兒
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灰皆大咲諸郡悉據
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
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
者皆多方活汝設處奉輦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
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 天子仁聖
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

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 天子心知其能
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
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
適積金貲進獻諸宗不逞者諱曰是皆膏脂吾曹者
率其黨數百人至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
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琅璫寘獄報公時已暮公病
累月少瘥明日起視事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
鈴下書記數人公坐堂皇三司使者環列逮攫金宗
人以入公起至廡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爲魁者遂
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使

者皆踰牆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府
欲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旣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
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 天
子大怒寘諸宗于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焉公
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虜
可單騎說况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兒不識國憲之
隆準子孫久無加旂楊纒金才者急而爲變公何詎
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即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
爲瑞而乃爲之災悲夫公之四子茂才與子善之楚
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

也。大司馬之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兆先矣。嗟呼。楚國號天府。自肅皇帝人繼。大統實爲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丁酉以後。災異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鵠之磯。民洵胥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闢後。龜蛇。

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傳翼。擇人而食。爲播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通邑大都。號爲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鍾鳴鼎食之第。黏履調瑟之家。今皆厭厭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爲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出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

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

少成進士爲令由比部主事爲御史剔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既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大司馬公爲官清次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爲名臣歿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擾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于草芥極其蹂躪不之恤民于是始怨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窳未開而犯上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

稍一遲焉既遲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爲犯也卽犯之而亦終無奈我何也卽捐數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爲吏所窘亦成饑寒亦成而爲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竅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有司播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爲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

之故而使之敢爲惡也陳奉雖暴鎬亦奉天子命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之也急故鑛稅庶免夫子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漆室之憂也

袁氏三生傳

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歲小時聞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鑄圖施人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郎以公車至兒病瘳不治且死語人曰請二叔來中郎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兒危坐念數百聲中

卽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南無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咲曰蓮花至矣家人子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有污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當浣濯者斥之出則又咲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兒其行矣遂合掌翛然而逝中卽有女曰禪那年十四歲性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于佛前曰願弟子速脫女身生安養國不樂五濁世也每拜佛則祈早死讀法華華嚴皆通大旨數以所疑問中卽悉出意表中卽

大駭經半歲餘女遂病不治未亡之前四五日冥然如逝者久之後甦曰我方至一所世界皆作五色樓閣欄楯莊嚴莫比我欲住彼處曰此非汝居可速返是以還也亡之日辰卽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子往助之俄頃又曰專念上品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卽逝予有子曰海年四歲生一年餘卽知膜拜跌坐自後專以念佛爲戲兒生子已八都門庚子下第歸方見頭顱隆隆起慧甚若成人十月申子夜偶夢菩薩數十人冠寶冠皆來乞兒乞得卽擁兒以往予醒卽呼室人語之語

未終而乳兒者疾來呼曰兒夜半忽蹶然起自云我
身上痛卽自念佛百餘聲夜遂不寐至今大異焉且
而寘之卧內痘也兒病內熱甚急則自念佛呼人助
之度苦急則哀願念佛見人少停卽以手抓其面促
之凡二三日以念佛代呻吟後數日亦不復痛惟不
能食耳遂逝初禪那未亡之半年前嘗家爲毛氏其
子小病榻于母側夜半忽夢至一處見一車緝憶載
一女子一丈長餘金色人導之而西子從旁諦觀之
金色人曰此汝婦也與汝無緣語畢而去若飛遂汗
下而醒呼母告之後半年聞訃禪那亡時謂子曰我

已至蓮花池上今年兒家尚有一人往生問之何人
咲而不答不知所指者謂伯修耶抑卽海也上生居
士曰伯修素叅求心地至庚子歲壁上多書無常迅
速字日夕禮拜十月中小病卽逝子親見三生事又
痛伯修之亾欲歸山持淨業而所志不堅復出應世
緣自此塵習日長將來不知稅駕得無自媿兒女子
耶服日哀次其事用以自警焉